墨家知識論與佛學唯識論

師大　陳龍雄

一、唯識論淺說

唯識思想，孕育於古印度釋迦牟尼以前的六派哲學思想中，隨着佛學的萌芽和成長，此一思想也爲之日益發展；原始佛法承受了這一套思想遺產，却沒有能作更進一步的探討和認識，直到大乘佛法時代來臨之時，佛學才有了更深更遠的發展，而唯識思想，也就在大乘學者彌勒，無着和世親等的悉心研究下，完成了重要的思想間架和內容。

就其思想的內容來說，唯識學的核心是「萬法唯識」的阿賴耶識，以阿賴耶識爲統攝宇宙森羅萬相的根本，從此核心出發，就有了心物等不同的事物的出現，也有了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差異。屬於物質的事物包括了由「地水火風」的四大種所組成的一切事物。屬於精神（心）的，則可以包括「眼耳鼻舌身意」及末那等的前七識，甚而至於阿賴耶識的本身亦屬之，佛家「三界唯心」的「心」，卽是「萬法唯識」的「阿賴耶識」，所以所謂「唯識」也就是「唯心」。由阿賴耶識所發出的心物等事物，經過無着和世親的分類後，可得一百種之多，這一百種事物（百法）又可分爲五類，其中却以八識心王爲最重要，八識心王透過了各種方式與其他九十二法有了各種不同的關係，故今只就八識言之，使之卽小見大耳。

二、墨家知識論梗概

在吾國古籍中，欲求與今世所謂科學相契者，墨經而已矣！墨子之所以教者，曰愛與智，所著墨經一書，經文不逾六千言，爲條百七十有九，其於智識之本質，智識之淵源，智識之所以滋養應用，若何而得其眞，若何而障謬，皆析之極精，而言之極顯，於是持之以辨名實御事理，故每標一義訓，其觀念恆顯異而深入。然因其書難讀，故往往未能爲治墨者所獲悉，是以明珠委塵，誠然可惜。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墨辯論知識章謂「知識論至別墨始精密，墨辯論知，分爲三層」。若胡適之精研，始得知墨辯論知，分爲三層。然據考證，或亦有出入，故尙亦不足采（按魚淑師墨辯新注）。可見常人更無以着手，其難可知矣。

三、二者之大較

墨經一書所載各條，與佛家所論相較，雖有精粗詳略之不同，而大旨相類，如出一轍，幾疑彼此之間，頗有融會攝取之處，以其時地考之，釋迦牟尼涅槃約當西曆紀元前四百八九十年左右，墨翟則卒於周末，約當西曆紀元前四百年左右，一則生於印度迦毘邏王宮，一則生於中土東魯民舍，鯤溟萬里，迥絕聲塵，各爲聖師，恢宏教化，於心識上之條分縷析，深相契合，實極自然；毋煩强爲湊合。一若大乘圓音早於白馬馱經以前，已有墨氏爲之先路，或者同茲理趣，並出妙心，千載以遙，遙遙呼應，誠可爲治墨者，進一解也，今列本經數條，與佛旨相印，以資佐證。

一、經 故，所得而後成也。

說 故，小故，有之不必然，無之必不然，體也若有端。大故，有之必（無）然，若見之成見也。

以唯識解之，正所謂眼識耳，按唯識三十頌云：「眼識九緣生」，眼識九緣，卽根緣（尋常人之眼根），境緣（卽境界對象），空緣（卽虛空、空間），明緣（卽光明），作意緣（卽作意心所），分別依緣（屬第六識），染淨依緣（屬第七識），根本依緣（屬第八識），種子依緣（屬第九識），眼識尙待九緣，正與墨子言，見之所以成見，其所需之故甚多，一須有能見之眼，二須有所見之物，三須有傳光之媒介物，四須眼與物之間莫爲障礙，五須心識注視此物，此五故者，僅有其一，未必能見，若缺其一，決不能見，其理正同。

二、經 知：材也。

說 知材：知也者，所以知也，而必知，若明。

本條論知識之本能，以佛家唯識解之，尤增勝義；依唯識所說，眼耳鼻舌身五根，與色聲香味觸五塵相對，謂之前五識，此五識皆依根而生，如花草然，非根不發。此所謂根卽感覺器官，亦正墨經之所謂「

知材也」。佛家釋五根最詳，楞嚴經云：「眼如蒲萄朵，耳如新卷葉，鼻如雙垂爪，舌如初偃月，身如腰鼓額，意如幽室見。」除意外，皆器官之可見者。若以前五識之體性及相狀而詳言之，釋本經之「知材」正可吻合。

三、經　慮：求也。

說　慮：慮也者，以其知有求也，而不必得知，若昵。

以唯識解之，此所謂慮，正第六識也。此識名意，梵語稱爲紇利陀耶，此云肉團心。楞嚴經所云意如幽室見，即指此；以了別爲用，能助眼耳鼻等五根，經緣外境，一一予以了別分明，云「知有求也，而不必得之」即唯識中所謂審而不恒。

四、經　知：接也。

說　知：知也者，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，若見。

此條言知識之要件二，即所謂知識之過程也，以唯識解之，正所謂第七識也。按第七識梵語稱爲末那，此云意；其與第六意識有別者，則第六意識之稱爲意識，係以此爲根，謂之依根得名，此則依其思量本能得名，乃八種心識中之眞正意識也。

五、經　恕：明也。

說　恕：恕也者，以其知論物，而其知之也者，若明。

按此條經文，以唯識解之，則屬於第八識，按第八識舊名無沒，後稱阿賴耶，意譯爲藏，起信論疏云：「藏是攝義，無沒是不失義，義一名異也。」蓋此即有情根本之心識，凡與外界相接，不僅能一一了別分明，且能執持其人可受用之一切事物，而不沒失，故知論物者是了別義，知之也者，則是所謂執持義也。著若明者，阿賴耶又稱無垢。唯識論三曰：「或名無垢識，最極清淨，諸無漏法，所依止故，此名唯在如來地。」述紀三曰：「唯無漏依，體性無垢……」又仁王經：「自性清淨，名本覺性。」比喻衆生之自性清淨心，如鏡之圓體，能持其明，以照燭一切諸法，及其義理，所謂在聖不增，在凡不減是。由此可知，若以第八識解之，則層次井然，前後一貫矣。

四、結　論

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，墨辯論知識章謂：「知識論至別墨，始精密……此所謂知，如佛家所謂塵，此所謂接，如佛家所謂受，此所謂恕，如佛家所謂識。」胡氏所云，即採知墨家知識論，與佛學唯識論，有不可磨滅之關係存在，而且兩者之存在，均爲整體不可分割的。

總之，唯識學的目的，是爲要救度衆生的，衆生的苦源，是從思想的顚倒而來。我們研讀知識論與佛學唯識論，當必明其同，提其綱而絜其領，庶幾相通之處，得以盡括而無遺，而後，才不致因噎廢食，致使明珠委塵，幽蘭棄谷。